

坐久落花多

□ 杨福成(山东)

我向来觉得,人世间最无聊的莫过于“坐”字了。坐,不过是把身子安放在椅凳之上,让两腿弯曲,臀部着物,如此而已。然而世人却每每赋予它诸多意义,或曰静思,或曰修养,或曰等待,甚而至于“坐久落花多”这般雅致的说法,也竟成了文人们笔下的常客。

坐久落花多,初闻此语,颇觉新奇。花开花落,本是自然之理,与人之坐立何干?但细细想来,却也不无道理。人若匆匆而过,何曾见花开花落,唯有久坐之人,方能目睹花瓣一片片飘零的全过程。

我认识一位周先生,是极爱坐的。每日清晨,他必端坐于庭院中的藤椅上,面前放一壶清茶,从旭日初升到日上三竿,又从日上三竿坐到夕阳西下。问他坐些什么,他只道:“看花。”院中确有几株不知名的花树,花开时倒也灿烂,但不过数日便凋零殆

尽。周先生却年年如此,从花开坐到花落,从花落坐到叶生,从叶生坐到叶黄,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坐久落花多!”周先生常如此感叹,眼中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仿佛这简单的五个字里藏着宇宙的奥秘。我初时不解,只觉得他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开脱。后来才渐渐明白,他所谓的“坐”,并非单纯的肉体静止,而是一种近乎修行的存在方式。

周先生年轻时也曾意气风发,东奔西走,做过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业。后来不知经历了什么变故,忽然就安静下来,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邻里间传言纷纷,有说他破产的,有说他失恋的,也有说他得了绝症的。但周先生从不解释,只是日复一日地坐着,看着花开花落,仿佛世间再无他事值得关注。

有一年春天,我因事路过周先生

的小院,见他仍如往常般坐在藤椅上,面前的茶早已凉透。院中的花树开得正盛,粉白的花朵挤挤挨挨,好不热闹。我驻足观看,忽见一阵微风拂过,几片花瓣悠悠飘落,有的落在周先生肩上,有的滑入他的茶杯,有的则直接坠地,无声无息。

“今年的花落得早。”周先生忽然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

我不知如何接话,只得含糊应了一声。

“人活一世,能看到几次花开?”他又道,目光依然固定在花树上,“我算了算,以八十岁计,不过八十次罢了。若除去幼时不记事,老来眼昏花,真正能看清的,恐怕不足五十次。”

我心中一震,从未想过生命可以如此量化。五十次花开,听起来何其有限。

“所以我要坐着看。”周先生继续

道,“站着太累,走着太快,唯有坐着,才能不错过每一片花瓣飘落的瞬间。”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坐久落花多”的深意。不是坐久了花才落得多,而是唯有久坐之人,才能觉察到花落的全部细节。匆匆过客只见花开满树或满地落红,唯有静坐者能捕捉到从盛放到凋零的每一个微妙变化。

如今想来,周先生的“坐”,实是一种极致的专注与投入。在这个人人追求效率、速度的时代,能够为一树花开花落而长久静坐的人,何其稀少。我们总是奔波劳碌,生怕错过什么,殊不知真正的错过,恰在于从未停下脚步仔细观察过。

坐久落花多,此言不虚。生命中的美好与真相,往往只向那些肯于停留、耐心观察的人展现。我们抱怨生活平淡,岁月匆匆,却很少反思自己是否曾真正“坐”下来,细细体味过周遭

世界的微妙变化。

花开花落本是寻常事,但能静观其变者,心中自有一番天地。周先生看的是花,悟的却是人生。每一片花瓣的飘落,都是时光流逝的具象;每一季花开花谢,都是生命轮回的缩影。他选择以最朴素的方式——坐着,来面对这宏大而精微的宇宙叙事。

在这个意义上,“坐”不再是一种被动的静止,而成为一种主动的参与;“久”不再是时间的浪费,而成为深度的积累;“落花多”不再是自然现象,而成为心灵感悟的源泉。

人生在世,或行或坐,各有其理。但若从未尝试过静坐观察,任由花开花落而不觉,岂非一大憾事?偶尔放慢脚步,学着像周先生那样“坐”一会儿,或许我们能发现,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细微之处,恰恰蕴含着最深刻的哲理。坐久落花多,此言简约,其义深远。

老院春光

□ 张儒学(重庆)

又是春天了,这两天我总想着回乡下老家玩两天,因为齐哥还住在乡下的老院里。

我和齐哥都是在老院里长大的,也是一起玩到大的朋友。因为他比我大几个月,从小我就叫他齐哥。老院不知是哪时修建的,那被大大的圆柱子撑起的瓦房围成的四合院,虽然年代久远而显得有些古老,墙上还依稀可见脱落的痕迹,但仍不失当年的气派。因为老院里一共住了十多户不同姓的人家,也不知里面的人是怎样住进去的,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老院里总是充满着欢乐的笑声。

老院里有几棵杏树桃树李树等,春天总有杏花桃花李花盛开,那些花开得五颜六色的,将老院点缀得格外的美丽。还有一棵大大的老槐树,像一个老人似的站立在院子里的一角,给老院增添了几分古老的色彩。在月光明净的夜晚,我们总是坐在树下听李爷爷讲故事,听得我们总是发出唏嘘声。尤其是李爷爷讲鬼故事后,齐哥便躲老院的黑暗处用惊叫声来吓我们,那次还真把我吓哭了,我跑去告了齐哥的父亲,齐哥为这事挨了他父亲一顿打。齐哥先是不理我,可过了几天还是和我好了。那天,外地来耍猴戏的人来到老院,老院里便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我们小孩根本挤不赢大人,只能站在最后面看,就是掂起脚尖仍看不到。还是齐哥有办法,他跑回屋里端了根凳子来说:“快站上来,这下就能看见了。”还有,那次镇上的电影队来老院子放电影,也是齐哥早早端去一根凳子占到最好位置,他特地叫我和他坐一起看,那晚的电影是我们看得最开心也最舒服的一次。

有一次,齐哥父亲去县城买打米机配件,齐哥也跟着去了。从县城回来后,齐哥总是给我讲起县城的事,言语中充满着对县城的向往。他说县城的冰棒吃起来又甜又爽,县城的油炸粑吃起又香又脆;他还说县城的房子又高又大,县城的人打扮得又时尚又漂亮……在齐哥的描述中,县城与我们乡下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许就从那时起,我跟齐哥一样,对县城充满向往。

那年,为了追逐我们心中那个梦想,我和齐哥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县城,想在县城里闯一闯。初到县城,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又新奇。县城里十分繁华,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能在县城立住脚,我们便四处去找工作,最后在城郊的一个小加工厂找到活儿。因为那个加工厂只收一个人,齐哥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他却只好去了一家建筑工地上干活。

我在那厂里干活虽然辛苦,但至少晒不着太阳,而齐哥就不一样,他每天和水泥、搬砖头……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那天,我抽时间去工地上看齐哥,见他在夏天那烈日炎炎下,正和工友们一起搬运建筑材料,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可他依然干得热火朝天。齐哥说:“虽然县城不好混,但只要肯吃苦,还是能挣到钱的。”齐哥拍

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满是鼓励。从那以后,我经常去工地上找齐哥玩。齐哥告诉我,他最大的梦想是在县城买一套房子,让家人也来县城过好日子。因为我在厂里的活儿又累,干活的时间又长,我想辞工回乡下老家,却被齐哥的执着打动了,也更加坚定了我留在县城的决心。

转眼间,我在县城已经待好几年了。这期间,我换过很多工作,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从没想过放弃。然而,命运却和齐哥开了一个玩笑。齐哥在一次搬砖中,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虽然伤势不算太严重,但好像把他在县城待下去的梦想和信心摔没了,他无奈地回到了乡下老家。临走前他来找我,眼神里满是失落。他说:“我准备回去乡下老家了。”齐哥的声音有些低沉。我问道:“为啥啊,你的伤不是好了吗?”他说:“不为啥,反正我不想在县城待下去了。”

齐哥回到乡下老家后,一心一意地种起地来。不管春夏还是秋冬,他都起早摸黑地在地里干活。在他的辛勤劳作下,他地里的庄稼总是长得比其它地里的庄稼好。有一天,我回乡下去看齐哥,他正在地里干活,我去他地里看到,他土地里种的蔬菜很多,什么莴笋、白菜、土豆样样都有,他高兴地指着那些蔬菜说:“你别看我这些菜,我靠这些菜卖钱供我儿子上大学呢。现在呀,村里通了公交车,去镇上卖菜很方便的,我每天挑菜去镇上半天就卖完了,这卖菜的收入并不比我在县城那建筑工地上干活挣的钱少。”

渐渐地,住在老院里的人家几乎都搬出去了,只有齐哥一家人还住在老院子里。他们在外打工或经商致富后,不是在街上买了房子,就是在离老院子不远的公路边修起了小洋楼。以前老院里的四合院不见了,只留下齐哥家那几间老房子。齐哥现在也只是一个人在家,齐嫂去广东他儿子打工那儿带孙子了。齐哥说:“今晚就吃鱼吧,我鱼塘里的鱼已经长大了,就等着你回来尝尝鲜呢。”我说:“什么,你又承包鱼塘了?”齐哥笑了说:“是的,我去年承包了村里的鱼塘。”

齐哥在屋里弄饭,我便到院子里转转。春天的老院格外的美,院里的杏树、桃树、李子树等都开花了,那些花一朵朵、一簇簇,像是天边飘落的云霞,花瓣随风飘落在老院里,老院在浓浓的春意里,看起来十分的宁静,也十分的美丽。不会,齐哥就把饭和鱼煮好了,我俩就把桌子搬到院里来,我们边喝酒边聊过去的事情,也许是酒的作用,我们越聊越兴奋,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吃了晚饭后,齐哥拿出竹笛说:“我好久没吹这个了,今晚我高兴,我就吹几曲给你听。”随后,齐哥就吹起竹笛来,他吹了这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接着又吹了一曲《谁不说俺家乡好》……齐哥吹的虽不算专业水平,但在这乡村静静的夜晚,还是十分的优美好听。

在悠扬的竹笛声中,老院的春天显得格外的温馨美好。

春日里那片盛开的花瓣

□ 周中俊(重庆)

那片盛开的花瓣
于广袤大地之上轻洒芬芳
在人们心潮之中泛起层层悠扬
我们沉醉其中,与花共舞于无尽海洋

时光长河静静流淌
一片花瓣悄然独自绽放

远离了争奇斗艳的浮躁喧嚣
它以默默无闻的姿态散发宁静安详

它的色彩,并非浓墨重彩的张扬
恰似黎明破晓时分的温柔光芒
每一道纹理,都镌刻着岁月的故事
每一个细节,皆蕴藏着未来的梦想

山川大地 红光满面(组诗)

□ 廖凡(重庆)

桐花怒放

清明如期而至
祈盼的光放飞禁锢

凝望苍穹 拷问灵魂
朋友圈传喜讯

被春冻的桐花皆怒放
春深景正浓

山川、大地红光满面
三月情流成河 爱泛滥

大美景致难留绝决远行人
忧伤回望春光

桐花啼血致歉三月
季节的烟花拥你同步向前

熏风起望故里

打捞一河的桂影飘香
拌清露和月光 充饥肠

古塔悠远
涂抹久违沧桑

古戏台沐浴雾霭阳光
自编自演人生悲喜剧

“长田坎”牵起水码头
扶住半边寺醒在梦中 醉在他乡

望娘滩上的款款回眸
熨不平老母脸上 朵朵桔雏菊

外婆转身即逝的背影
摇响一地慈祥质朴

澜溪水波夜夜成歌
不断拍打我的胸膛……

熏风起望故里
山川静默 小镇无话

一路含梦来

——写给金山镇乡村佛手果

一做梦

便小心翼翼 花苞
紫粉、羞涩、环抱状
青青小果 紧紧攥着拳头
紧紧攥着 手心捧着不知
什么仙露琼浆

青葱的手掌 哪敢稍懈怠
好像一松手
半生怀揣的七彩梦
就成了一地碎玉 滩滩殷红
洒落漫天滚烫晶莹的泪花

待到霜寒秋风熟
石崖观音面扬笑
金山大地果喷香

金黄玉润的佛啊
才敢腾出一支手来
爱抚孩儿仰视母亲的脸膛

断肠草花的隐喻

翠蓝紫粉的断肠草花
呼拉拉欢笑在田边地角
长诗生梦
春风肆意浩荡

你闻声而至——
青涩、粉嫩、隐藏毒

晚熟的十八岁
握不住滚烫的流沙

喝了大半生的解药
你的影子
怎么也赶不走……

春风又老了一岁

溪边被悍妇顽童
扯断筋骨手腕的早熟红甜李
水中鸭没戏腾几下
芭蕾就泉涌娇笑枝头

桃花咳血 伤的不仅是爱情雨
芦苇柔柔扭动
季节雪白的秀发与腰身
追思远去的芳华

待后山梨花飘雪
春风又老了一岁

清风徐来,轻抚过它的边缘
它翩然起舞,宛如精灵般自由欢畅
细雨落下,轻轻洗净尘世铅华模样
而它无畏风雨,始终坚定地追寻阳光

怀着执着之心,释放生命芬芳
那片盛开的花瓣啊
是你,是我,是我们心底深处的渴望
在时光轮回里静静守候
期盼春天再次降临,点燃蓬勃希望



谷雨种下希望

□ 张从辉(重庆)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谷雨有雨种秧忙。每当谷雨来临,乡野田间便染上了一层忙碌的底色。

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它带着“雨生百谷”的诗意,总是以丰沛的降水,滋养着初插的秧苗、新种的农作物。正应了农人“春雨贵如油”的俗语,雨水充足及时,谷类作物便能茁壮成长。因而谷雨向来是农人眼里栽种的黄金时节。

俗话说,“要想谷满仓,首先培壮秧。”记得小时候,每到谷雨前后,母亲总会催促我们:“娃儿,季节不等人,赶紧把该种的种上,该栽上的栽上。”

“勤偷秧,懒偷菜。”怕我们偷懒,母亲总会鼓励我们说:“力气是个怪,用了它还在。”“要想不饿肚子,大家要栽快点哦……”

那些年,填饱肚子是家家户户最实在的期盼,所以一提到填饱肚子,大家瞬间就来了精神,看到了希望,干起活来不知劳累。所以我们总是能见缝插针,在田间地头,该种的种

上,该栽上的栽上。每家每户在仅有的自留地里都快要种出一朵“花”来。

更有趣的是,我们兄妹几个还会在自己栽种的农作物上暗暗做上记号,好争着在父母面前展示自己的“成果”。哪株是我种的,哪垄是姐姐和妹妹栽的,以及后来收成咋样,都成了我们值得特别“炫耀”的能事。

母亲念叨的岁月,让我自然会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农村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春风开始吹醒了大家的希望。大家对好日子也开始有了盼头,干起活来每个人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那些年,我家种庄稼在村子里有两个方面可数得上第一:一是种的庄稼比村子里任何一家的庄稼种得好,二是每个季节该种的庄稼总是最先完成。我想这大概都是沾了我父亲的光吧。因为我父亲是村里的唯一文化人,也是村里唯一的民办教师。他知道如何科学种植,更会合理规划时间,带着我们把日子“种”出了新模样。

当时我们岁数不大,只能跟着家里大人们一起劳动。父亲为了不耽

搁白天上课,带着我们起早贪黑。别人早晨出工的时候,我们已开始收工,傍晚别人收工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出工了。所以早晨我们总是踩着月色出发,晚上月亮也总是伴着我们回家。虽然有些辛苦和劳累,但我们当时干劲十足。因为父母总鼓励我们:“娃儿们,展个劲(努力的意思)”,这两年土地的下放,吃穿已不成啥子问题了,只要政策不变,再干两年,等家里有了余粮还可以拿到集市去卖,除了给大家买新衣服外,到时还会添置一些象样的家用设备。”父母甚至还提出远景规划,准备以后建砖瓦房、建楼房。劳动之余,父母总会说的一句话:“现在辛苦点没啥,以后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一想到未来这些,再苦再累也快乐,劳动也就更加幸福。

所以谷雨种下的,从来不止是农作物,更是农人一代又一代人对生活的热望。那些在土地里耕耘的岁月,连同政策带来的奔头,都成了岁月里闪闪发光的记忆,在往后的日子里,它将继续滋养着我们心中的希望。

理解土地就是理解亲人
理解亲人就是生命
理解生根发芽
生老病死

春天的麦苗

阳光和春天一样
适合轻风细雨
每一粒都在拔节生长
让日子逐渐变暖
一些小情绪
都是春天以外的事情
仿佛这嫩油油的麦苗
也在策划一场
丰收的进行曲

土地兑现着四季的承诺
春天走到了尽头
每一片土地都有它的学者
那就是耕种的人
用种子磨砺心性,也用风雨雷电
将播种的日子攥在手心里
几粒鸟鸣,几阵麦香
便是他们最有力的学问

理解土地

是风拐进了春天里
雨才落到了土地上

春天在村庄里赖着不走
油菜花才满山遍野
喊着我的亲人,叫十里外乡
朝着村庄走去

谷雨时节

雨落百谷生
风起三寸墒
蓑衣数着檐漏的暗语——
我的亲人用犁把
在土地上植入庄稼的韵律
每一粒都是真诚和信任
都赶在春天的末端
把劳动当作享乐
将希望延伸到远方
才有秋天的五谷丰登

每一片土地都有它的学者

从一株开始
一撮挨着一撮
就像一个字领着一群字

谷雨时节(组诗)

□ 陈才锋(湖北)